元朱本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118

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

李固子燮　杜喬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陳蕃朱寵

王允王宏　士孫瑞

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戴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范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藝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匪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然後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也前孝安皇帝變亂舊章封爵阿

母因造妖孽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今陛
下龍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
同於前臣竊惟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
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
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
足以酬勞何至使裂土開國以乖舊典也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實由爵尊權重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
至顛仆先帝寵遇闔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踵
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求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

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在門內之官使權去外
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
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
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謠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設常禁同之中臣可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
候王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
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
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為天陛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卅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
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職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
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
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
統職事內受法則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
叩摘本百枝皆動也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
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
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
又宜罷退貪殘官士其擢重賦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
論者厭塞外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
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
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
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
固事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
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
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
日重固乃奏記於商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蒲而商

不能用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荆州
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冤盜前囚與之更始於是
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
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内清
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牴穢贓賂大
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
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
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
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

自陛下撥亂初登大位聘南陽樂英江夏黃瓊廣陵楊
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
習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
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
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衆
望邊人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降崇今更滯也
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
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又薦陳留

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河臨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璜舉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黨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延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繇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寬上言曰頃選舉牧宰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盤遊專心庶

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勑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有效績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彊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比鄉侯薨闕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

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
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
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闥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
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
曰今虜虜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
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
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
匡立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
而梁冀專猜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

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故作
飛章誣固罪言固因公行私自隆文黨至於表舉舊違
例皆門徒及所辟召冀非先舊或富室婧賂或作婚
冀其例在官牒者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
慕求好焉臨窓呈試出入踰後輒辨曜目大行在殯路
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發聲旋偃仰從容冶步
曾無慘怛傷悼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
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福作威莫固之甚自固
以受任三公之後東南跋扈數郡千里蕭條兆人

傷損固不自咎責而乃託
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
冀怠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
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今
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
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固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
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統萬機明將軍體
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

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
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
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今上應天心下
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
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慨發憤悔之折骨自非
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
不熟慮悠悠萬言咫此為大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
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

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意取尊親宜立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憚慴之皆曰唯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大子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鉗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呼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言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

矣公等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
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
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寮
得脱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
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
辭於前遂守喪不去戞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
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
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載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此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
高不敢不踖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
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
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
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
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
迹以爲德行一篇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
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
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

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卻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孝民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遂得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

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絶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

並交一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變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訖董復橫發錢二億以實西園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戴侍郎詡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郡郡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郡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郡且埋冢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郡還至洛陽變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詈亂下大署牓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郡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與御史張綱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

崔瑗等贓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
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
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
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
之封傷善害德與長姦諂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
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
帶無功之紱列爵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
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誅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
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
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
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
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
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延和
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
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當冀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
職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怿於冀冀先是李固見廢內
外群臣喪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喪者唐衢左悟

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立禄專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交通請謁妄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簒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詣喬曰早從旨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邊韶上書乞守衛尸喪詔葬雒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卒女守衛尸喪詔葬雒陽詣蜚蠊蟲積十二日郡官從事執之以聞汜尚尒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

帶鈦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segment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見劉向別錄）祐諫曰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咨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

陽以衣囊徽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穡其
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君無儋石而
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繼子無耻柰先君何祐辭
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
共小吏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
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
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
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
杵臼之閒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
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
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
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閉閤自責然
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
爭隙者息吏民懷而（下數字）性私賦民錢市衣以
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子之交忽欺之促歸伏罪性
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舉并右其故性具談父言祐
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知而不斯知仁矣使歸謝

其父還以衣遺之父安丘男子與母俱行市道
[illegible]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其蹟捕得之祐
[illegible]一哀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
[illegible]子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善非義刑若不忍將
如之何長以械自繫詣國家刑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
哀矜恩[illegible]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
即敕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
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何以報吳君乎乃
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

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
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誅奏太尉李固祐
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草章
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
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而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
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郎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
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
馮翊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
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
表龍冀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以師喪
棄官奔赴立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
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蹤辭密
對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
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
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
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吾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
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
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聞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
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於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
譖篤乃著論而爲之辯有足稱者前越巂太守李文德
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
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
夫道之興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
雖篤所不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

之人易震憂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習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

于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寵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恣爲亂乃上封事言其僭慢無狀宜詔公卿平處其法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誅貶爲瘿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或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郡
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
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
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
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户可為黨相
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
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
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
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絶
書屬中常侍候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弼求假臨稅積
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
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
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
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
隸誣弼謗訕檻車徵吏民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
至崤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權折虐臣選德報國
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

其廿如齊音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
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
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
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
以免君無乃嵬乎隋丘洪曰昔文王牖里拘囚散懷金史
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
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
幹翮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
爲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
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
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
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
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
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
名譽乃獻書於武深寓規諫而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
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
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

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之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列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

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仕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消禦之道凡有八事其一曰用良謂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其二曰原禁謂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怒其三曰德薄謂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改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

其四曰備冠謂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其五曰脩禮謂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襄服災咎其六曰遵堯謂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其七曰御下謂請謁希爵一宜杜杜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其八曰散利謂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資副將北軍五校士發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弟

保廣宗植築圍鑿漸土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壁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

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韓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闕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物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比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史有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亦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以為遺令勑弟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

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求興二年辭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支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耻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珙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珙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又數爲貶議珙深毒恨延熹元年珙爲京兆尹歧懼禍及與從子戩逃避之珙果收歧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

歧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遍歷風塵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舉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隘門百口勢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從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歧複壁中數年歧作老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鮮卑反叛公卿舉歧罷

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
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濶黨錮十餘載中平元年
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
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
將軍何進舉爲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
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
免展轉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
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
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
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
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
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
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
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内分崩
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
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
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濟

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
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
絶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盛稱嵩素行篤烈
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
空舉以自代光禄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
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
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
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
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
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録傳於時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遼將軍父旗
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
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
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没郡將知
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中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
數級賊遂退郡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
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
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

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數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
日百億計出於平人困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
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
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
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
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
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未聞振旅之聲茵蓐豪泣血驚懼
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部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

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
執巧便臣以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朝廷不能用冲質之聞梁太后臨朝規摹賢良方正對
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穫安後
遭姦臣梁冀受賂賣爵天下擾擾從亂
如歸自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綱維多所改正
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閭者災異不息寇賊縱橫者殆

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臣愚以爲當待元無罪者亟便
黜遣披掃凶黨以答天譴又大將軍與冀河南尹馮不
疑勵周邵之任爲社稷之填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
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廣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
民者水也群臣冀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機者也若能平
志異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垣之址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
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
思得賢之福矣人之累又在位素叔養尚書怠職有司依
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諫諍之言不聞户牖之外
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然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
既對梁冀怒其刺己也以親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州郡承冀旨緣階死者再三遂以詩書教授門徒三百
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
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
服公車特徵拜議太山太守視到官廣設方略惡虜悉
平延熹四年秋叛羌元零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隴中護
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視事忘

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鑑言煩旨苑
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無宗資之信善者不賞惡者不
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羌虜並起又遣一臣
生長邠岐年五十有力有音爲鄧吏耳更叛羌謀事實其事
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
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折狡虜
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窃危之中坐觀君將已數十
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
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

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以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
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
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驕兵
討隴右而道路隔絶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
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出降涼州復通先
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貨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
張禀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
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
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

恬等十餘萬口復詣闕降規出身數至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擊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受自戎醜蠢突朝廷西顧明詔不以爲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扼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輸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此方此事庶免罪愆前践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禀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讀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儋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

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督本土斜舉諸郡絕交離親戮
辱舊故衆謗陰害故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
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其年冬
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
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
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
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
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慶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
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

兵無彊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
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爭者願乞冗官
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度遼將
中郎將及奐還大司農規復代奐爲度遼將軍規爲人
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自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
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亭下迎之因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
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
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郡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

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真昔以西州豪傑
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司農張奐是附黨也
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
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
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
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
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
大猷一除內嬖弄詐外臣而災異猶見
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
尉陳蕃劉矩忠

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於
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
黨之募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
於覆手而群臣杜口臨金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
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
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戍亭侯品二百戶讓封不
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
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檮文筆章表教令書檄牋
記凡二十七篇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父惇為諫陽太守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公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為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宮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奧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諫止奐不聽遂進長城收集潰兵十遣將王衛招誘東羌降者萬餘人

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奧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鏤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清吏前有八郡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之止身潔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休屠各反叛度遼將軍朔引屯赤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掾屬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

桓陰與和通漾使動
熹元年鮮卑寇邊
梁冀被誅負人以故
被錮凡諸交舊莫敢
歲復拜武威太守亦
西由是而全其俗多
同月生者悉殺之負
姓生焉立祠舉九
年春徵拜
大司農
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
殺略百姓秋鮮卑復
盟詛於是上郡沈氏
大被其毒朝廷以爲
鄉秩督幽并涼三州
石能不賞賜甚厚因
十萬口負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
康元年春東羌先零
夏復攻沒兩營殺
[illegible]

鈔三輔奏遣司馬尹翁歸捕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上嘉功當封奏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惟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奏因功特聽故是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拔擢而還時嘗大后臨朝大將軍竇氏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奏新徵不知本謀脅矯制使奏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奏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奏深病為節所害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奏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

子深納奐言以問諝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
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薦良同薦王暢李膺可
三公之選而曹節等誣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
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
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
諾唯奐獨距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
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
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辭旨哀苦
熲雖剛猛省書憐之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久不能守靜
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二十餘
萬言奐少立志節嘗嘆六十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
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垂卣墓之使其兄遺
謙百疋奐惡卑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
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
經以纊綿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
冕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
各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

教誡述志對策高妙二十四篇長子竺字伯英最知名
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奐為武威
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
將生男復臨茲郡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
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
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
護會宗之從曾孫也熲少便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
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所在能
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
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於道縱退潛
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
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時
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二萬人破壞郡縣
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詔公卿選將有文
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為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
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
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

勒妲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潁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慕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潁軍潁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潁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

燒當種九十餘口詣潁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潁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妲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潁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羌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潁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潁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潁潁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潁以千數朝廷知潁冤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潁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

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
燒人廬舍六年寇熱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頻爲護羌
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首豪三百
五十一五人率二千落詣頻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
頻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
頻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戛進軍
擊當煎種於湟中頻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
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獲首虜數千人頻遂窮追
羣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
武威閒頻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
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頻都鄉侯邑五百户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攻武威頻復
進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
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
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庶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
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頻曰先零東羌造
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欲頻移兵
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術略頻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

東羌雖數反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
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
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亥畏羸自亡之埶徒
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埶窮
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三
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埶
而又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
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胷中如不加誅轉就滋
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二千兩三冬二夏北以破
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
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
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求和之未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
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
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
上建寧元年春頴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
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頴衆恐頻乃
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

異激怒兵將曰今云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頴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通負以慰忠將之亡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録功勤今且賜頴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勑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頴破羌將軍夏頴復追

羌出橋門至走馬水[illegible]寺虜衆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頴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頴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頴士卒飢渴乃勸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散走頴遂與湟中義從追擊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頴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

羌雖破餘種難盡殭性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頻頻復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以易制所以比陳愚慮爲永寧之策而中郎將張奐諮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讒言故臣謀得行奧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計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未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已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揭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廿瑞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已西落川已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奧爲漢吏自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順當亂邊爲患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之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

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鴟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春耳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輒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機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頗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勦必殄滅夏頗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五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上山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遑中義從羌奈若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懼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頗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出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頗自率步騎追擊水上羌部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頗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勠虜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生口馬驢騾橐裘廬

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漆
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
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
頭貲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
邑萬戶頻行軍仁愛士卒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
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
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
中轉執金吾河南尹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
遷司隸校尉頻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薰中常侍
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
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
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
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
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頻就獄中詰責之
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彊上疏追訟頻功靈
帝詔頻妻子還本郡初頻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
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
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
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耳遷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
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望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
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

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孟玉臨濟人
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
十餘年鄉邑稱孝外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
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
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
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
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
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
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

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二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廉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怦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徽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徙雲交阯雲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蕃建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閒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門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昆弟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列侯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

人故繆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器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嘗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幷陽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及一選舉妄尚書三公使廉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獲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喜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游田雲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

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平壞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瓊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高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并言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

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贖璠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奏劾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嘗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貲子孫尚耻媿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

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誅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舟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翕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怙怙恃恣憙貌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贖見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贖見之從橫沒財已幸宣

犯冀過死有餘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讒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彊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凡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郤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瓚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勲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黨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徒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昔

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
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
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
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纔動不可以違聖興進退不
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人方何況鬚無罪於獄
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
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
穀損傷民物流遷郡救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
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災眚者天所棄
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祅去
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祿愔生坐
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無所出所不恨也帝
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遂免之永康元年帝崩
竇后臨朝詔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
未立諸尚書畏憚權官託以節事立如存今帝祚未立政
事日蹙諸君奈何委奈
蓼之菩急優在斯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

超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
臨朝詔封蕃高陽侯食邑二
百戶蕃上疏辭讓太后不許
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
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
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
微實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
從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
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
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
引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
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譖
蕃與武通謀白以既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計若
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
可畏乃先上疏曰臣聞言
不盡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
而貢乎人危言極意則羣
凶側目禍不旋踵豹此二者
臣竊得禍不敢欺天也今
京師顯顯道路諠譁言侯覽
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
下附從者并進忤逆者中
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
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阿
旨承順天行誅蘇康
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
盛歌云云惡大姦猶未此之
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

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而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竇武謀之誣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閉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被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閉時出與蕃相迕適聞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公為棟梁社稷阿黨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德叛比肩事讎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被劍叱之徒其家屬於比景亦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詈宛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藏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詰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譖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帝震怒徵太守劉瓚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誦習經傳朝夕試馳射

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遷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徐禁當討擊黃巾賊起特

[illegible]別帥力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是中常侍張讓貴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狀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恨銜怒怒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吏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量幸爲深計允諾從事好氣決

厲聲曰吾爲人臣護罪於君當服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二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有過之臣聽則忠臣靖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君之失德之說晉侯有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撫順黃巾萬有餘人刑境清平方欲列其事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illegible]參軍輔訓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緘默以塞忠貞之心書奏得以減宣蒙三柳之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睚音崖眦音紫)死免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大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垂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追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嵩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二年春進爵爲侯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出埤四

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機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

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陝
會每之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
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多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
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
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
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
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
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
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

彥思蔡伯喈俱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
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
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
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
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
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
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
冀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饑盛兵穀
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冀宏宏遣

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二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二公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兒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皇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考掠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賢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為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户上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禄大夫每

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直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彊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辛相國鍾繇長史

黨錮

范氏曰孔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梁襮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力受屈至有畫平簋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瑮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

文禮簡潤綽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義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紲遂乃榮華立趍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士云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勵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隔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蔭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

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
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
卿並危言深論不爲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
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
疾竟按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官官帝亦頗諒其占成
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於是天
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執
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
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
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
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
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

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已謙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嚴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宋揩田槃陳時陳蕃薛敦宋布唐龍魏洛宣衰為八及刻石立壝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刋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大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殺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誣書睚眦之怨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者廢棄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槛車收

鸞送槐里掠殺之於是又詔州縣悉考黨人門生故吏
父子兄弟在位者免官禁錮及五屬光和二年上
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
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
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權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中常侍呂疆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多怨苦
若不赦宥恐與張角合謀爲患滋大帝懼其言乃大赦
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
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戮辱天下善士三君八俊
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
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 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
胡母班見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
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荅嚮字荅嚮魯國人
郎中王瑨字伯義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
超山陽太守專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荅高沛人與
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

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　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裨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趙忠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爲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其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轉爲祕書令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其慴憚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守喪當還鄉里縣爲其設祖道車數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求

壽二年薛里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優徵爲度遼將軍
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
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懾服先所掠男女悉
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
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
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
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
心志糾罰姦慝俾綱紀時序得罪輸作同縲絏尉應奉上
疏理膺等遂乘得免刑膺再遷漁陽太守復拜同縲絏尉時中常
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威
嚴逃還京師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牽
將吏突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
帝詔膺入殿銜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
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
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
不意獲逮疾之一朝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
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帝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

此汝等之罪司空荀慈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
鞠躬喜氣休汙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
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比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
名自高士有被其宠接者名為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
實膺等案經二府卒丹陳蕃郭泰之曰今所考按皆海內
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士世宗之豈有罪名不
彰而致收掠者帝不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
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宮多懼懼請帝以天時宜
赦於是大赦天下膺乃為書貽膺終令免節以全
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翕意
於膺荀爽恐其名高為禍乃為書貽膺終令免節以全
亂世頃之帝崩陳蕃竇太傅與大將軍竇武等共秉朝
政連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
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
膺曰可以去矣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
年六十死生有命上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門生故吏及其父並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
顧為膺門徒而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錄牒故不

膺賢遣子師之耑
歸時人義之膺
將發謂子宣等
卓與吾善柔本
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簡少有厲俗志爲
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
密縣見鄭玄使爲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
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言激己對曰劉勝
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
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
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
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
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
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

僕明年坐營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彊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究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豪平理寃結政爲二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二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辭疾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跡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爲書貽之美其冲退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

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邵
仲信學春秋圖緯（乳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受五經京
師長者季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
時中官子弟爲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
忿疾欲中之會九眞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眞都尉到官
奬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
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
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
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

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止渚自殺
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戴良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惟良比門不與交通
由是爲豪性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良雖不交時宦
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
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
所連引布徧天下良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
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

慮山中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幼南陽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已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徵公府稍遷拜議郎熹實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列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

使察察之謗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
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
衆議遷光祿勳王事時陳蕃爲光祿勳謗執公儀詣蕃
蕃不止之謗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令成其去就之名得無
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
三府掾屬舉謠言謗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尚書責謗所劾猥多疑有私故謗對曰臣之所舉自
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閒以會日迫促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叢夫士云莫嘉穀
必茂忠臣阿姦王道以清若臣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
詰謗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
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謗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
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
幽陋謗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
侍唐衡以頌請資財用爲吏謗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
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俯曰范謗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
今日寧受笞死而謗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

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罕脩誣言鉤黨滂
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
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有其罪祭
之何益衆人由此而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負女
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
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
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
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搆無端
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
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
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
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
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
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
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
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有數千兩同囚鄉人
殷陶黃穆亦免俱歸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
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

書霍諝理之及得逸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
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
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
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
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
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
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平其母就與之
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黄泉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
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去父令名復求壽考可
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
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
流涕時年三十三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埶
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郎中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冀動參建大謀封
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世沈滂袁忠等當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有爭訟者輒請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閒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拜議郎會冀帝即位徵拜議郎會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請欲相冤衍稱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

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徵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宣帝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汙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大尉劉寵司隸校尉許冰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直公舉升進帝嘉之拜陟

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
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將郵時中
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
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
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
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
黨於是刋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
遁走望門投止莫不
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
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
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伯玉耻獨為君
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
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
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貲
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

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閉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父豫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延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晊有高才郭林宗宋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瑨委心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用勢縱橫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其妻上書訟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賜死晊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閒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

名善交仙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
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按
冀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
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
徵議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
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
卒于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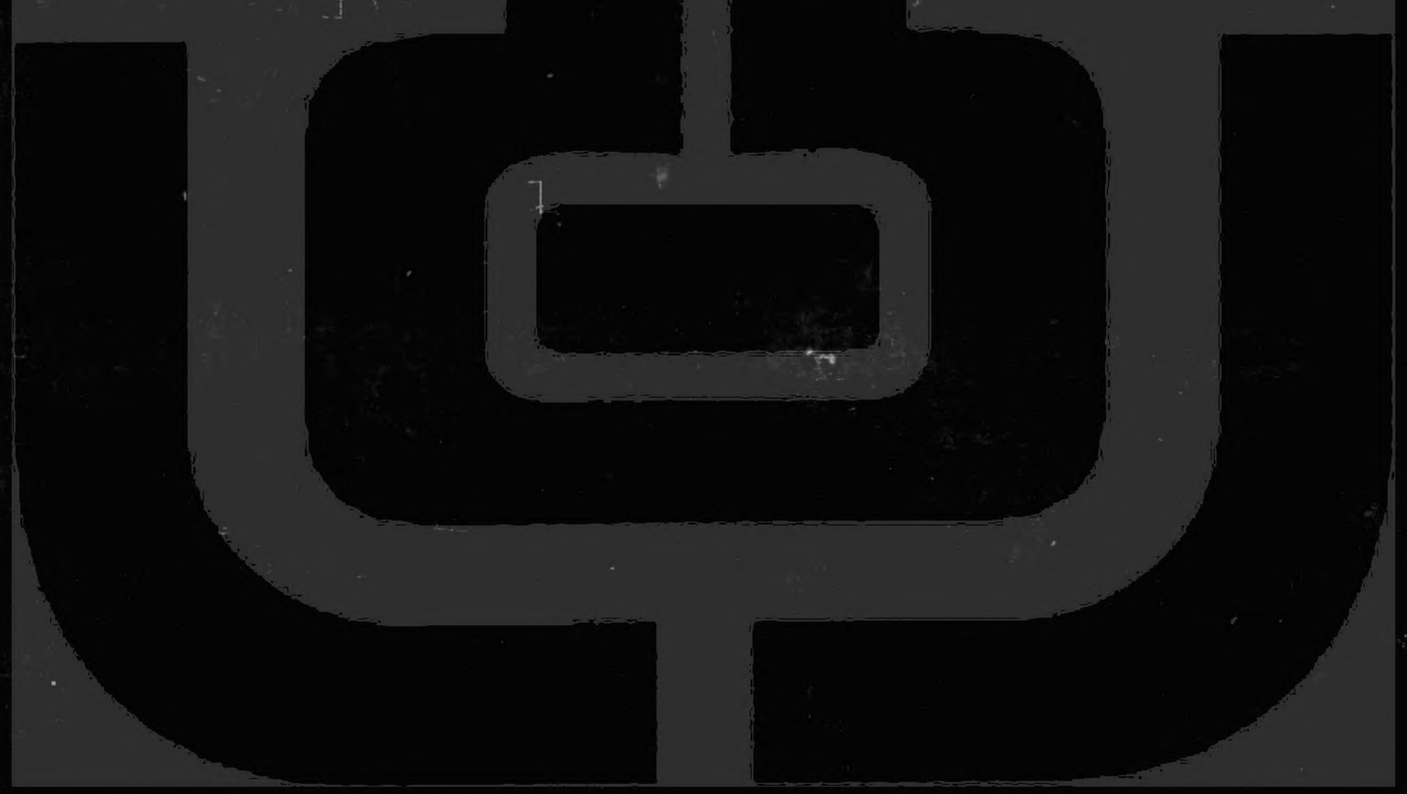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
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鄉相牧守五十三人列
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李固
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
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
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大山太守郡內豪姓
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
田宅皆還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禁其宗
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宦因此皆窮
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

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稟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
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陸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於
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
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
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
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丹遷議郎補豪令以郡守非其
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
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
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
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賞武事下獄
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
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
養子彪乃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時城南有盜劫害人
者比有婦人殺子者彪收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
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

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會毀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竇武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李旌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舊刀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游雒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顒名太學交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醯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官官所陷乃變姓名匿沒南閒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表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

其窮困閉乏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憲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顯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顯以他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顯見曹操嘆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頴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之家傳

後漢列傳第二十五